

春

秋

吴



维 然

在 战

大 势 的 死

三 国 争 衡

水 在

成 为 了 牵 动 天 下

中 国 历 史

风 骚

与 曹

依

姜

弋 舟 作 品

作 家 出 版 社

非 外 借

春秋

吴

三国争衡，陇右一域成为了牵动天下大势的死穴与生门。在那个中国历史上大分裂与对峙、波澜壮阔、风骚独领的时代，代表各自集团利益与曹魏在陇右一域角逐的，是两个至今依然被热烈追忆着的英雄——马超，姜维。

弋舟 作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秋误 / 弋舟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212-0231-1

I. ①春… II. ①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2155 号

春 秋 误

作 者: 弋 舟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焚香图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5 千

印 张: 19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31-1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操《短歌行》

目 录

楔子 / 1

上部 春

卷一 东边消息 / 7

卷二 不如归去 / 63

尾卷 / 124

附录：马超年表 / 146

下部 秋

卷一 向死而生 / 151

卷二 譬如朝露 / 205

尾卷 / 264

附录：姜维年表 / 290

后记 小说中的木牛流马 / 293

主要参考书目 / 297

楔子

公元220年，雄才大略的魏王曹操死在了魏都邺城。这位魏国的奠基人和缔造者，在弥留之际，也许会回望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

万里河山皆是战场，高山大川俱陷兵燹。

徐州、官渡、乌桓、赤壁……

垂暮英雄的目光，一路检阅这些自己浴血鏖战过的战场，最后落在了山高林密、江河纵横的凉州。而凉州、陇右一域，会在一瞬间格外点亮他已经暗淡下去的目光。建安十八年（213年），当他控制了这一区域，便标志着河陇半壁已尽在手中，他苦心孤诣所缔造的这个北方的政权，终于显露出雏形。如今，这个政权雄踞北方，傲视天下，四海归一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即使壮心不已，他这匹老骥，还是要撒手而去了……

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称帝，是为魏文帝。220年十月十三日，早已名存实亡的汉献帝刘协被迫将象征皇位的玺绶诏册奉交曹丕，宣布退位。曹丕照例三让之后，于同月二十九日升坛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魏，建元黄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十二月，定都洛阳。

一切似乎都按照曹操生前的预期发展着——曹魏终将一统河山。

但是，这位一生都高瞻远瞩的武皇帝却没有料到，短短六十年后，当天下真的一统之时，登上九五之尊的，却是一个名叫司马炎的魏臣。

公元280年，司马炎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是为晋武帝。晋代魏后，又于同年灭孙吴，结束了天下三分的局面，重新统一泱泱华夏。其实，和汉室覆灭时一样，曹魏早在十五年前便已经名存实亡——司马炎在公元265年继承其父司马昭的晋王之位，数月后便逼迫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给了自己，国号大晋，建都洛阳。那一年，二十九岁的司马炎拜家门荫蔽，成为最有能力左右天下的人，斯时，想必他的内心亦会追念先祖们彪炳千古的功业。就在两年前，公元263年，曹魏在司马炎之父司马昭的掌控下，一举荡灭了自己最大的强敌——蜀汉。而此役的功败垂成，也与陇右一域息息相关，魏军最终便是从陇右而下，奇兵插入蜀汉王朝的腹地，将蜀汉政权一举粉碎。

三国归晋，在那一刻便已经成为了指日可待的事实。

同样的陇右，同样的牵一发而动全局。

吊诡的是，司马炎这位篡夺了曹魏皇权的晋朝皇帝，死后谥号也为武皇帝。

历史便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天道循环，自有其不可猜度的玄奥。

曹操与司马炎，两位武皇帝之间相隔着区区六十年的光阴。

六十年的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是昙花一现、白驹过隙。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六十年的大分裂与对峙，却堪称波澜壮阔，风骚独领。

干戈相寻，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风流人物激扬正酣的年代。这个年代，史称：三国时期。

三国争衡，即曹魏、蜀汉、东吴间的逐鹿。

三国之中，主要的杀伐大都集中在魏蜀两国。于是，地处魏蜀两国军事前沿的陇右一域，便成了事关天下大局的必争之地。

陇右，溯其渊源，是由陕甘交界的陇山^①而命名。古人以西为右，

① 今六盘山。

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

作为地域范围，“陇右”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陇右，指今黄河甘肃段以东、青海青海湖以东至陇山的广大区域。陇山以东的平凉、庆阳，习称陇东，但就其隶属关系和历史沿革而言，与陇右地区颇多相似，故也属陇右。

陇右一域位处黄土高原西部，介于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原接合部，自然条件独特，历史上无论是政区划分、民族分布、人口构成还是经济形态、民风民俗，均有较多联系和相似之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人文地域单元。这一区域既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与商贸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又是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统御西北边防的前沿地带。

三国时期，代表各自集团利益与曹魏在陇右一域角逐的，是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叫马超，一个叫姜维。

上部 春

卷一 东边消息

第一章 宿命

建安十七年（212年）。农历壬辰。季春。汉阳郡^①。

偏将军马超在灰白的晨曦中醒来时，依旧辗转在那种被啃噬着的惊悸中。在梦里，他踏冰卧雪，深陷一群饿虎的撕咬之下。猛兽的利齿与獠牙在他的身边织出一道罗网，须臾间，便令他周身皮开肉绽——却没有丝毫的疼痛。许是经年的征战已经令他丧失了肉体的痛感，或者，是梦中的那份绝望压倒了一切，只让他被惊悸牢牢地攫紧。他可以感到皮肉被剥离时的滋味，甚至，那种骨肉分离之时发出的砉砉之声，此刻，即使在他已经张开了双眼时，依然犹在耳中。

偏将军马超静静地躺卧着，缓慢地摆脱着梦境。他有足够的意志使自己苏醒过来，即刻活在现实当中。但在这个清晨，他难得地放任了自己，任由意识缓慢地流淌。渐渐的，惊悸如潮水一般退却，一片澄澈占据了他的大脑。他想就这样澄明地躺在这片灰白的晨曦中，躺在建安十七年（212年）这个季春的日子里。

——宛如一个殉国的烈士，安静地躺在自己宿命的渊薮里？

① 古代行政区划名，治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属凉州。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定西、陇西、礼县等市县以东，静宁、庄浪等县以西，黄河以南，蟠冢山以北地区。三国魏初复名天水郡。

这样的一个念头倏然闪现，同时，大脑里的澄明旋即破碎。一念既起，万念纷至。

殉国？他不禁玩味这个词，继而为自己的荒唐露出了一丝笑意。我马超有何“国”可殉呢？他想，倒是“宿命”这个骤然闪现的词，堪可比附自己的梦境。

此刻，偏将军马超仅仅只躺卧在“季春”这样一个天地万古的节律里，而“建安十七年”，这个当朝的年号，甚至比 he 刚刚走出的那场梦魇更加虚无。似乎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些确据，他在被中以指捏算起来。经过一番默念，他算出了一个数字：三十一。这是一个人的年龄，而这个人，便是顶着“建安十七年”这顶帽子的当今天子刘协。

献帝刘协，永汉元年（190年）登基。这位九岁的天子加冕之初，创下了大汉王朝的一个纪录：同期改年号最多的一年。在这一年，大汉的天下更迭了四个年号：光熹、昭宁、永汉、中平。每一个年号都是一顶万众顶礼的帽子（前两顶，戴在献帝的哥哥少帝的头上），每一次易帽，都郑重其事：郊祀上苍，大赦天下。但如此频繁地更迭，则让一切变成了把戏。当这个王朝陷入一种把戏般的郑重其事时，那个皇冠覆盖下的“普天之下”，也宛如把戏般地成为了一片巨大的虚无之地。有人假天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人自欺欺人，于暗室中做着匡扶汉室的白日梦。可是，即便虚无，即便是一个把戏，这个时代依旧不可或缺这个天子。

不是吗？偏将军马超在晨曦中思忖：连自己这顶“偏将军”的帽子，都要依托在这片巨大的虚无之中。

这便是当世的乱象，一个个叛乱者的头上，却都戴着一顶顶朝廷加冕的帽子。

陇右的季春依然料峭。他稍稍挪动了一下自己的左足，使其裸出被衾之外，以感受冷寂的空气。随着凉意而来的，还有一丝隐约的酸痛。这丝微弱的痛感，让偏将军马超的意识逐渐回归了常态，他发出

一声悠长的叹息，既呼出了胸腹之间一夜的浊气，又排遣了梦醒之后这不期而至的颓废之感。

他并不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难得去咂摸虚无。三十六岁的偏将军马超，即使在上一年刚刚经历了一场败局，此时依然是东汉政局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陇右这块土地上，羌、氏之族素来是一股重要的军事力量，而举目天下，如今能号召、统驭这股力量的，非他莫属。

酸痛来自左足的旧伤。他抬起左足，让这丝酸痛来得更确凿一些。晨曦中，足背处的箭伤像一枚光滑的钱币，映着微弱的天色，发出幽暗的光。他记得这枚伤疤的来由——纵使戎马倥偬，他也记得自己身上的每一处伤疤。

一个好了伤疤便忘了痛的人，将何以在这个乱世自处？

这枚伤疤此刻唤起的，是这样的一些往事：建安八年（203年），作为司隶校尉，他随侍中守司隶校尉钟繇讨伐郭援、高干于平阳，战事中被箭簇射中左足，遂以布囊裹伤继续杀伐。此战攻破敌军，斩杀了河东太守郭援，朝廷因功拜他为徐州刺史，后又拜为谏议大夫。

现在，他难以将这枚幽暗的伤疤和那一个个夺目的冠冕联系在一起，只是在恍惚中，更加切身地感受着作为一具血肉之躯所能够体察的每一种些微的疼痛。

而当年他听命过的那位侍中守司隶校尉钟繇，如今已是他的一个劲敌了。

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偏将军马超做出了鲜见的举动，他努力抬高自己的左足，使其达到可以被自己抚摸的角度。他伸出了手，用一番几乎是动情的态度，在渐渐放亮的晨光中，和着季春的寒意，轻轻抚过了这枚幽暗的伤疤。

他的这副举动自然引起了身边人的惊讶。夫人杨氏于蒙眬之中看到自己的丈夫以手扞足，不禁带着未退的睡意发出了痴痴的笑声。她

恍若梦中，将这样的一幕裹上了只有在梦境之中才会翩然来临的荒诞。偏将军马超在夫人轻碎的笑声中收回了自己的左腿，转而揽住了身边这具软糯温热的身体：

“笑甚么？”

“哦，我在做梦……”

杨氏发出梦呓般的呢喃。

“梦到甚么了？”

“梦到……嗯，马超你像一只虾子。”

杨氏再一次痴痴地笑起来，温热的身子团在丈夫的怀中，似乎在模仿着一只梦境中的虾子。她总是这样，对自己的丈夫直呼其名，因为，她是一位氏族^①的女子，在她的语境里，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没有任何的大帽子，他只叫马超。

“嗯，一个不错的梦。许是你昨日刚吃过虾子吧。”

陇右的饮食鲜有虾子这类东西，他在揣测，是否有甚么人从南面来了。

“是，张鲁昨日遣了人来。”

“哦？”

他沉吟了一下。这段时间，割据汉中的太守张鲁与他往复频仍，双方已经发展出无需具体事由亦要保持亲密联络的态势。这当然是由各自的利益所驱使。张鲁统治巴、汉近三十年，汉中分庭抗礼，早已为曹操所不容，而自己上一年与曹军展开的潼关之战，多少也与此相关。如今自己新败，更是与这个张鲁形成了唇亡齿寒的关系。由此，夫人尝下的那些虾子，其实都关乎着波诡云谲的时局。当时局与虾子这样一对事物被勾连在一起时，其间的落差令他一阵厌恶。这种曲折

① 古族名。原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游牧。从东汉起陆续内迁，主要居住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广大地区。从事畜牧、农业。魏晋时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历史上曾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等国。

的谋略把戏素来不为他所喜，面对一只含义万千的虾子，相较而言，他更愿意领受战场上一支袭来的箭矢。而且，张鲁其人，他亦并无好感……

杨氏在他的怀中有力度地蠕动了一下，似乎对他的走神发出了娇憨的抗议。

但他的注意力已经难以回到被衾之中了。

曹操——这个名字一旦被触及，必定会让他在瞬间忘记床第之欢。此刻，在他心里随着这个名字而来的，是一阵俨然于梦中以身饲虎般的惊悸。这个姿貌短小，但却自有一股山岳气象的男人，长鬓当胸披拂，仿佛肃立在他的床侧。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这几乎已是当今的公论。尽管尚有刘玄德、孙仲谋乃至自己这样的敌对力量存在，但这种敌对的态势，当真有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宿命之感。何以知其不可为？然又何以而为之？在这个清晨，偏将军马超无力解析其中的原委，只有枯卧在晨光中，宛如横陈在自己的宿命里。

对于这种宿命之感最好的注脚是：上一年，他兵败渭水，败在了曹操手里，如今，他败走数月，一个冬季逝去，那个宿命般的恶果，是否会如春风一般，终将无可转圜地来临？此刻，偏将军马超憬然发现，自己在整个冬天都处在一种焦灼的等待之中，而他所等待的，实际上就是来自邺城^①的噩耗。

邺城——这个时代实质上的权力中心。尽管献帝依然在许都享受着名义上的顶礼膜拜，但操控一切的丞相曹操，却将自己的老巢安顿在邺城。

① 古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富庶繁盛的大都市之一。邺原为东汉末年冀州治所，河北平原统治中心。韩馥、袁绍前后为州牧居地。建安九年（204年），曹操破据有邺城的袁氏残余势力，领冀州牧，即以邺为根据地经营河北，继而为丞相，封魏公，晋爵魏王。此后，东汉名义上的都城在许都（今河南许昌东），实际政治中心是魏都邺城。

偏将军马超的父亲——卫尉马腾，以及百余族人，早在数年前，便已被曹操当作筹码一般地囚禁在了邺城。这笔不菲的筹码，随着他马超的失败，价值已经荡然无存。曹操随时会将这把筹码齑粉一般地摧毁。

他一直在等待，在焦灼地等待。焦灼冷藏在陇右凛冽的寒冬里，宛如蛰伏的虫子，随着建安十七年（212年）春天的来临，一天天地复苏、拱耸，终于在这个季春的清晨，彻底舒展开了自己的身段。所谓宿命，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绝望的东西。它如季节的更替一般无可转圜。被它所覆蔽着的一切，也许最大的解脱便在于，祈求它的最终兑现。

偏将军马超此刻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力。

杨夫人半俯在他的胸口，指尖逶迤地划过他胸膛上的肌肤。撩开的被衾让一缕春风拂送了进来，这缕风即使仍裹有寒气，却已经按捺不住萌动着的春意。杨夫人轻轻吟唱起一支曲子。这支曲子她曾经唱给他听过，她说，那代表了他们初识之时她对于他的情怀：

小戎伐收，五檠梁辔。

游环胁驱，阴鞿縻续。

文茵畅毂，驾我骐驎。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第二章 血统

他端详着这面铜镜，目光的焦点却集中在铜镜本身的造型上，而镜中的那个自己，却虚化成了一个蒙昧的轮廓。

这是一面西王母神兽纹铜镜。镜面之上西王母衣领交叉，双手搭膝，席地端坐，左右侍立男女二神和一童子，中间，空中腾跃一神龙，